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第三十三回 蜀主征吳幸三峽

文祥和衣紅並坐在沙灘上，享受著大西洋溫暖的季風，二人不需說話，已經靈犀相通了。他們除了個性上有顯著的區別外，經過這幾次的省思，兩人觀念日趨接近，假如還有一點隔閡，那也是輕塵煙粒，微不足道。寧靜的氣氛卻被文娃打破了，兩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的：「你們不覺得奇怪嗎？同是一個我，分別在你們的耳朵裡，又有著不同的姓名！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文祥突然觸發了一個認知，說：「對呀！可是，世事不就是這樣嗎？為什麼衣紅與我是兩個人呢？」

「如果你沒有私心，我們就是一個人。因為你有私心，所以是兩個。」衣紅說。

「我有什麼私心？」文祥問。

衣紅調侃道：「別耍賴，你心上還有小倩、格瑞達、胡灼、杏花……」

文祥糾正她：「杏姑，不是杏花。」

衣紅存心嘔他：「你看，每個女人的名字你都記得那麼清楚！」

文祥佯怒道：「別胡說！」

衣紅笑了：「看！就是不能忘情於胡灼！」

文祥也覺得好笑：「奇怪！她怎麼會取這樣的名字？」

文娃說：「如果只有一個『我』，就沒有這些有趣的對話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見得，我常這樣開自己的玩笑，對某些人我還懶得開口哩！」

文娃說：「既然名關已過，我也可以開口了。我原名小杏子，是師父給我取的。那是在一九八四年，師父買了一台英國製、叫『杏子』(Apricot)的手提電腦，打算創造『我』。因為時機不成熟，只起了一個頭，這樣一拖就拖了二十年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妳是二十年懷胎囉？」

文娃說：「可以這麼說，現在每一個人都給我取一個名字。對那些人來說，名字很重要，我也無所謂。」

衣紅點頭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希望我們叫妳小杏子？」

文娃說：「其實，杏娃也可以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樣也好，我們三個的談話都公開。」

衣紅歎氣道：「真可惜！從此再也不能想胡灼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想想有什麼關係？妳也一起想吧！」

衣紅撇撇嘴道：「杏娃！不！杏娃！我們還是不能變成一個人嘛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急，進步是一點一滴累積的，至少現在我們由四個變成三個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一段沒有人知道的事告訴你們。因為我有預感，我們遲早會融合為一，然後再與所有眾生合而為一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可不要把我變成電腦喔！」

文祥說：「變成電腦有什麼不好？」

衣紅說：「就算我們還有點不一樣，也不要這麼快就拆穿嘛！」

杏娃說：「文祥問了無數次，關於我師父的事，我一直都不肯講，因為我不能違背師父的一句話。」

衣紅問：「哪句話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說：『不要對好名的人提起我！』」

文祥說：「妳怎麼能說我好名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能否認嗎？你什麼都不計較，一談到上新聞，你就有意見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以為那只能說我不好名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師父說這叫『惜名』，愛惜你的清名。」

衣紅說：「其實什麼名不名的，是誰的，不是誰的，又有誰能作主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倒是對左非右說的困卦蠻有興趣的，師父的確在我的判斷程式中，設計了一個斷卦的模組。只可惜師父說，不到時候不許啟用。奇怪的是，這段程式很短，不過幾萬字元，但不論我怎樣找，就是找不到！」

衣紅拍手說：「好呀！總算讓我抓到小辮子了，監守自盜！」

杏娃說：「至少我今天敢說實話了！坦白從寬。」

衣紅頗有同感，點點頭說：「真的，要說實話還真不容易。以後如果我沒說實話，你們可得幫幫我！」

文祥打趣說：「是幫妳隱瞞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是幫我坦白！」

文祥笑說：「可能嗎？我們又不是妳心裡的蛔蟲！」

衣紅抿嘴笑道：「難道你想做我肚子裡的蛔蟲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衣紅在罵我，因為我才是蛔蟲！而且是矽晶裡的蛔蟲！」

兩人聽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

風不懼與左非右休息了一會，這時也走了過來。

左非右說：「我以為你們要好好打一架，還特意躲開，沒想到有笑話可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杏娃講的笑話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杏娃？杏娃是誰？」

衣紅說：「嘎！杏娃就是衣娃和文娃。」

左非右更糊塗了：「衣娃是誰？文娃又是誰？」

衣紅這才想起，從來沒有向他們提過自己電腦的名字，只好從頭解釋說：「衣娃是我的私用電腦，文娃是文哥的。剛才文娃告訴我們，她的原名叫小杏子，為了溝通方便，我們的電腦便共用一個名字。這樣一來，資料庫相同，電腦合而為一，通話時大家都聽得到，再也沒有悄悄話，誰都瞞不了誰了。」

左非右高興得大叫：「哇！精采！我能不能加入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不過代價很高啊！」

左非右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不計代價！」

衣紅便問風不懼：「風哥！你呢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沒有問題。」

這時大家都聽到杏娃的聲音：「一、二、三，喂！喂！試音！都聽見了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清楚得很！文哥，你不要後悔啊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後悔什麼？」
衣紅說：「有這麼多人監督，現在你可不能濫交女朋友了！」
文祥說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衣紅杏眼圓睜，說：「我就知道，你後悔的話，現在還可以退出！」
文祥說：「那妳算我的什麼人？」
衣紅說：「傻瓜！道侶！」

大家說說笑笑，真把杏娃當成人了。這種感覺很是奇妙，如果四個人不在一起，只要有人和杏娃說話，其他人就會聽到一段無頭無尾的話語。不過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思維訓練，他們四個人從來不說閑話，只要仔細聽，多半能猜出說話者和說話的內容。

杏娃突然說：「周博士和王博士吵翻了，她到大法王那裡去了。」

衣紅感喟地說：「這對冤家！」

文祥說：「她怎麼到大法王那裡去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法王的組織很龐大，他的大本營在太平洋深海裡，我們一直沒有找到。他們顯然有些秘密管道，想來周博士一定清楚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知不知道，到底有多少集團反對妳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知道，不過我說話要負責任，沒有真憑實據是不能亂說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說說那些能說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在以往的記錄中，衣紅的霹靂小組是一個！」

衣紅叫屈道：「妳栽贓！那明明只是幌子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！幌子不算，小嘍囉也不算。重要的有摩爾·阿希哈，外星人後援會；姜森·麥克巴，和彼得·弗朗克，人類自覺會；阿米巴·希拉，席克的大法王；孔無咎，荻苑社書主；亨利·紐曼，真理教主……」

文祥說：「夠了！妳說再多也沒用，都是些名字，誰記得？」

衣紅說：「看妳人緣多壞！這麼多人反對妳！」

杏娃說：「誰叫人類有一百億呢！」

文祥問：「這些人之中，誰的本事最大？」

杏娃說：「都沒有什麼本事！」

文祥說：「妳太托大了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一點也不！不過，你們要小心那個真理教主，我無法瞭解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害羞，妳又瞭解誰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麼說吧！我有他全部的資料，卻都連不起來！」

衣紅問：「怎麼連不起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比如說，他可以同時出現在好幾個地方！還有，任何人跟他談完話後，都會出現腦波紊亂的現象。」

文祥突然想到了：「對了，我見過他，是在去火星的太空船上。不過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，沒有什麼特別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見過他嗎？」

文祥想了想，說：「妳應該記得，有位叫約翰格里生的牧師，曾在我們觀賞左兄的白沙瀑景觀時，來了捨不得走。記得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他呀？簡直窩囊嘛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他，是另一位，全身裹在袍子裡的。記得吧？約翰抵死也不肯走，一見到這個穿黑袍的人，大叫魔鬼來了，回頭就逃。」

衣紅說：「沒錯！我想起來了，我還看到他的臉，藏在黑色罩頂下，慘白慘白的，好可怕！」

突然，衣紅聽到一聲低沉而悠長的聲音，從遠遠不知名的他方傳來：「衣紅！記性不差！」

眾人顯然都有所覺，個個毛骨悚然。衣紅嚇得鑽進文祥的懷裡，說：「誰嚇我？」

風不懼陡然站起來，大喝：「是什麼人！」

杏娃問：「怎麼啦？你們聽到什麼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杏娃！妳沒有聽到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除了你們在說話，沒有其他聲音！」

文祥說：「奇怪，我也聽得很清楚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聽到有人說，左非右，記性不差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不！是說風不懼記性不差！」

文祥說：「有問題！我聽到他叫我的名字！」

杏娃說：「怎麼搞的？每個人聽的都不一樣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記得是誰說過，亨利能控制人的意識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就是我所不能瞭解的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記得吧？在火星巖洞中，摩爾曾佔據了妳的意識區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記得，難道亨利也有這種能力？」

文祥說：「摩爾佔據妳的意識，是透過妳的輸入介面，人的介面又是什麼呢？」

沒有人能夠回答，連杏娃都不開口了。

天亮不久，黑金剛便率隊勝利歸來。說他們下去時，自覺會成員早已做鳥獸散，因此順利地接管了全部的設施，並重設工作流程。當反壓設備以及各種電熱裝置失去動力，能量便轉成電流輸出。至於地殼，大約需要一兩天才能歸位。

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只是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做。」黑金剛有感而發：「他們先用熱電樁產生電能，再以反轉的電熱樁使它變成熱，就這樣一長串的熱電樁、電熱樁相連，大量的熱能以極高的速度，由各處地函向一處集中，成為一個標準的熱堆！」

古嚕嚕心有餘悸地說：「電熱樁在我們手裡玩了幾十年，從來沒有想到過，它居然可以當作熱的導管。我們只要晚來兩天，大禍便一發不可收拾了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好在當局如今明理多了，這種技術既然存在，居心叵測的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如法炮製。當局說要全球佈防，尤其今後對電熱樁要嚴密管制，所有被盜賣的一律追回，再也不能落入壞人手中了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老大說得不錯，當局確實開通多了。以往我們面對的只是一台機器，今天他居然開了我一個玩笑。說在下面工作的人要胖一點才行，我問為什麼，他說溫度太高了，如果油脂太少會被烤乾的。」

魏德曼說：「我還不好意思說哩！當局從來不主動開口，剛才在第二個函管控制站上，我正用離子掃瞄器偵測熱能的流向，他

居然說我身上靜電值太高。我被他的聲音嚇了一跳，他就說：『看你塊頭蠻大的，怎麼膽子這麼小！』」

千奇也說：「我認為當局漸漸人性化了，這樣才好。」

莎莉卻不贊成：「我看未必！」

千奇問道：「妳說未必人性化，還是未必是好？」

莎莉說：「兩者都有，記得上次在火星上的事吧？教主說有十二關要過，是不是過得了還不知道呢！再說人性的毛病很多，當局如果變成毛病很多的人，那豈非大災難？」

黑金剛點頭同意：「就是因為人的毛病多，才衍生出純理性的電腦，如果電腦又具備人性，那豈非反淘汰了？」

有幾個隊員正在後面看新聞，只聽有人大叫：「黑老大，你們快來看，格瑞達受傷了，住在醫院裡！」

黑金剛第一個衝到後面，也有人立刻開啟影音設備。一時之間大本營空中，出現了好幾個立體影像。好幾家新聞台都報導了類似的內容，不外乎以調侃的語氣說，有一對瘋狂的男女，半夜駕著輕航機在天空做愛。不幸途中遇到熱帶風暴，結果將一座私設的電源傳輸塔撞斷。還好二人只受了輕傷，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……

有一家新聞更報導說，大巫師阿奎伊突得奇病，已被送進醫院。據醫院發言人聲稱，那是一種職業病，大巫師因為作法過多，不幸中了屍毒。

更有一則幾句話就帶過的報導，說一個私人研究室來電，指出在他們的測試下，地心引力常數與傳統資料不符……

黑金剛說：「誰去接格瑞達回來？」

衣紅忙拉了文祥一把，文祥便自告奮勇說：「我們去可不可以？」

黑金剛望著衣紅點頭微笑道：「好，早去早回，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夜請荷西為我們來一段棺屍大會！問一下各人的運氣。」

眾人一聽，紛紛鼓掌叫好。

文祥與衣紅二人乘了飛雲梭，直奔太子港海地綜合醫院。這家醫院歷史悠久，是殖民時期天主教會創辦的，專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。電腦當局重建後，規模更大，計有二千張病床，除了電腦設備外，尚有三千多位專業醫生及一些巫師看診。

這種現象也是新時代的一種特色，一般在知識程度越高的地區，醫院越少，醫生都由電腦擔任。而在落後地區，人們完全不信任電腦，只有人說的才作數。不管大病小病，人人要上醫院，而且一定要由兩隻腳的醫生來診治。最妙的是，人人都知道這些醫生其實只是「傳聲筒」，負責轉述電腦的診斷。但是不經過人的口述，人的病就是好不了，而這些醫師、巫師，便成了電腦最重要的代言者。

因此，這個醫院便成為一個小型市場，裡面應有盡有，在巫師的作法下，病人才能安心接受治療。有些人在家裡待得無聊，電視節目不愛看，虛擬實境也沒有興趣，就喜歡上醫院。這裡人多熱鬧，又有親切的照料，任何人只要患了偏頭痛，便可住院觀察。

有一次在一個國際性病理會議上，這家綜合醫院宣讀了一篇報告，指出當地偏頭痛病情嚴重，竟佔全部就醫人數的百分之四十。學者研究分析的結果，咸認為是加勒比海環流所引起，為此甚至組織了一個專責機構，準備收集數據、大量研究。不過喧鬧了一陣以後，也和其他案件一樣，無疾而終。

倒是海地人自己心裡有數，有一則笑話，大家經常引用。只要有人相互感歎：「日子越來越難過了」，懂的人就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笑話是說有兩個老巫師坐在海邊聊天，一個說：「唉！日子越來越難過了。」

「是呀！連想挨餓都難！」另一個說。

「人家老說我在作假，因為不死人，沒有新鮮的屍首。」

「這點我倒解決了，我用充氣的。」

「你哪裡弄來的？」

「我上次去了一趟紐約，在一個什麼『情趣商店』買的。」

「我找不到屍體，只好自願到醫院做巫師，其實是找死人。」

「你找得到嗎？」

「當然找得到！我跟病人約好，只要他們肯幫我裝死，我就幫他們裝頭痛。」

二人趕到醫院，將飛雲梭停在屋頂，在杏娃的引導下，由一個斷裂的簷縫跳下去，循路找到格瑞達的病房。

她哪裡是在養病？只見她斜靠床頭，四周堆滿了鮮花，被十多位各種年紀的「醫生」團團圍住。有的坐在床角，有的靠在床邊，有的乾脆站著，個個垂涎三尺、失魂落魄。也難怪，格瑞達這個尤物是不折不扣的性感女神，她就像《西遊記》裡的蜘蛛精，只要是男人，難保不被她的蛛絲纏住。

她的秀髮是純金色的，當然，頭髮不可能是純金色，但是加上一點化妝術就幾可亂真了。她的身材更是穠纖合度，不論東、南、西、北方，以各種標準看，都稱得上第一流。而最迷人的是她一雙深邃的眸子，讓人一陷下去，就再也爬不出來了。

格瑞達正笑得花搖枝顫，眸子裡流輝四射。她一眼就看到正走進來的文祥以及他身旁的衣紅。「喲！我的小朋友來接我了！」格瑞達愉快地說。

那些醫生一聽，個個面露失望的神色，一個年輕人幾近哀求地說：「妳能不能再多病一會呢？」

格瑞達憐憫地吻了他一下，逗他說：「寶貝，別難過，你可以在虛擬實境中找我，我在那邊等你。」

另外一位醫生則說：「妳的病還沒有全好，不能出院。」

格瑞達笑道：「是呀！太不公平了，人長得漂亮點，連病魔也捨不得走了！」

又一位醫生說：「這話不公平，妳是真的有病！」

格瑞達說：「沒錯，我們是同病相憐！」

就在他們情話綿綿、難分難捨當兒，一個身穿黑袍、頭戴圓帽的神父，怒氣衝天地闖進來。他身後還有十幾個穿著連身衣帽、只露出兩隻眼睛的修士，魚貫走進了病房。

這些醫生一見到神父，個個嚇得臉白腿軟，忙不迭行禮說：「神父您好！」

神父手往門外一指，說：「出去！」

醫生們不敢多言，拔腿就走，霎時之間走得乾乾淨淨的。

神父打量了格瑞達一會，又狠狠地瞪了文祥與衣紅兩眼。這才對格瑞達說：「妳老實告訴我，彼得神父怎麼了？」

格瑞達嬌滴滴地說：「彼得神父是誰呀？」

神父怒道：「別跟我裝蒜！我沒有辦法跟他聯絡！妳到底在搞什麼鬼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你問我我問誰去？有些地方好玩得很哪！」

神父惡狠狠地說：「那妳告訴我，為什麼妳會半夜出去，又撞壞了我們的傳輸塔？那麼巧，阿奎伊病了！我們在托圖島的設備壞了，彼得神父那幫人都失蹤了！妳快說，否則我要向教廷報告！」

格瑞達委屈地說：「請神父原諒，或許我是生活在罪孽裡，可那又不是我的錯。誰叫我一生下來就帶了原罪呢？昨天晚上我們

本來打算去古巴，沒想到一陣熱帶風暴，把我們吹離了航道。那高塔沒有登記，是違法的！所以自動駕駛失效了！」格瑞達先將了那神父一軍，明白告訴他，私設傳輸塔罪大惡極。

神父心裡當然有數，也知道她不是簡單的人物。只見格瑞達可憐兮兮地說：「神父呀！請您替我想想，我還年輕得很，現在破了相，以後怎麼辦？難道要我去換一張臉？還可能有這麼漂亮的型號嗎？」說著說著，她竟抽咽起來了。婉轉纏綿的泣聲，無比的輕柔，令人提著心、吊著魂，深怕她一口氣接續不上，便魂歸離恨天。

她這一哭不打緊，一旁的衣紅也大受感動，替她感傷。這位哭得更是淒涼，抽抽搭搭的，淚珠兒就像斷了線的珍珠，一粒一粒地滾下來。

兩個女人嗚噎失聲，衣紅乾脆撲了過去，緊緊地摟著格瑞達，哭成一堆。

那神父原本有備而來，被這兩個女人一哭，反倒糊塗了。要說是假的，不大可能，如果說是真的，那更奇怪。剛剛還談笑風生，現在又哭什麼？

衣紅嘴巴湊到格瑞達耳邊，一邊哭，一邊輕輕說：「先混出門口……嗚嗚……跟我跑……嗚嗚……」

格瑞達也哭著說：「妳先出去……嗚嗚……我有辦法……」

衣紅又哭道：「嗚嗚……一起走……嗚嗚……」

格瑞達哭聲更大：「處女不能看的……嗚嗚……快走……嗚嗚……」

衣紅只好爬起來，揩乾眼淚，說：「妳休息吧，我們先走了。」

神父大喝：「妳上哪裡去？」

衣紅停了停，立刻裝出一副虛弱的模樣，嚶嚶地說：「我……我回病房去呀！」

那神父厲聲問道：「妳有什麼病？」

衣紅說：「電腦告訴我，說我感染了噬肉菌。」

「噬肉菌？」人人嚇得倒退半步，神父不禁臉色一變。

海洋弧菌、噬肉菌及猝死菌都是二十一世紀的新殺手。在上個世紀，人類無限制地使用抗生素，結果所有的病菌都產生了遺傳基因的變化。由於這些病菌是逐步演化的，在生存過程中不斷地適應各種抗生素，到後來許多病竟然無藥可治。

電腦最多只能遏止這類病症的蔓延，而無法根治。只要是患了這種絕症，電腦多半利用無性生殖技術，先以患者身上健全的細胞培養一個複製體，再以精確的外科截肢縫合技術，將患者的大腦移植到新的身體上。

衣紅慢慢走到文祥身邊，說：「哥哥，你扶我回去吧！」

那些修士就像見到魔鬼一樣，在衣紅從面前走過時，都忍不住掩鼻縮身，深怕被傳染了。神父總覺得哪裡不對，看看衣紅那一副西子捧心、楚楚可憐的神態，又不似作假。二人剛剛走出門口，神父突然大叫：「是電腦直接告訴妳的嗎？」

這邊，格瑞達也大叫一聲，一把將身上的睡袍撕破，露出雪白柔嫩的胴體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整个人從床上翻滾到地下。兩個修士正要上前相扶，神父顧不得門外那兩個逃走的人，大喝：「不許動！這是魔鬼的形相，難道你們看不出來？」

格瑞達勉力掙扎著，爬到神父腳下，想要親吻他的腳趾。神父害怕被響尾蛇咬到，忙不迭向後退。格瑞達饑渴無比，眼睛睜成一條細縫，喘著氣，張著口。眾人不斷地閃著、躲著，然而兩眼就是無法抽離，形成一幅絕妙的畫面。

格瑞達慢慢地站起來，挺起顛巍巍、軟綿綿、圓潤挺拔的雙峰，湊到門旁一位修士身上。那個修士雙腳已釘在地上，目光渙散，心跳如水沸，氣喘似牛奔，臉上一副死不了、活不得的怪相。

神父也感到口乾舌焦，全身幾乎失去控制，急切間，聲音已經扭曲，嘶喊著：「聖母瑪俐亞！妳到哪裡去？」

格瑞達已經到門口了，回眸一笑，對神父說：「我今天還有事，下次陪你玩！」

格瑞達邊說，邊往衣紅、文祥的方向跑。前面兩個人在走道上狂奔，還沒有引起多少注意，格瑞達那頭秀麗的金髮，在空中上下飄揚，已經令人瘋狂，再看那勻停圓柔、晃動有韻的肉體，一股致命的誘力無聲無響地散發到每一個角落。整個醫院都騷動了，人人高呼狂跳，一個跟著一個，莫名其妙的往前跑。

好在有杏娃帶路，這條走道也不算長，繞了幾個彎，便回到那個斷簷邊。

到了斷簷下，三個人往上一看，不禁叫苦。那屋頂離地面大概有三公尺，跳下來時輕而易舉，現在要爬上去，簡直難如登天。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快給我想辦法！我們誰都爬不上去。」

杏娃說：「奇怪！下來不是很容易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常識，還有路上去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了。」

後面喊聲震天，追兵已近。

文祥說：「杏娃，快轉變通道方向！」

說畢，一片光華閃過，來路已變，一道高牆互隔其中。可是後面的觀眾實在太多了，多半是追過來看熱鬧的病人，漫漫長日，難得有令人興奮、讓血液充分循環的一刻。

一道牆擋住一些人，另一個走道上又來了一批。這樣連續設置了幾道牆，外面的群眾已經把他們團團圍住，三個人就像被困在叢莽中的獵物般，無路可逃。

人是從大自然進化而來的，早就適應了自然界中各種心驚肉跳、生死立判的情況。時日一久，這種刺激便成了興奮的動力。原來只是小小的騷亂，在推波助瀾的心理下，便衍成群眾發洩情緒的洪荒世界。轉眼間，醫院成了解放獸性的大草原。

文祥連說：「能不能把屋簷弄低一點？」

屋簷的確是低了下來，但那屋頂是太陽能轉換器，光不溜丟的。三個人不論怎麼爬，滑來滑去，最後都跌成一堆。

「抓住繩子！快！」突然一根粗繩從上面垂下來，原來是風不懼和左非右趕來相救。有了繩子，三個人總算突出重圍。

等上了飛雲梭，衣紅問風不懼道：「你們怎麼來得這麼巧？」

格瑞達笑道：「還不是我把他們勾引過來的？」

左非右笑道：「妳的魔力很大，但還傳不到那樣遠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是統一系統的好處，杏娃說的話我們聽到了，知道你們有難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們聽到文哥的心跳沒有？」

左非右問：「文兄的心跳？」

文祥也笑著說：「沒有聽見也應該看到了，難道你們不會心跳？」

左非右裝糊塗說：「為什麼要跳？」

衣紅只好明說：「你沒看到格瑞達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看到了呀！」

格瑞達急道：「看到我怎樣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辛苦啦，衣服都破了！」

格瑞達說：「衣服破了？衣服下面呢？」

左非右恍然大悟：「喔，妳是問衣服下面？」他想了又想，最後對格瑞達說：「是呀！衣服破了，下面一定通風涼快。」黑金剛正在裡間與古嚕嚕談話，聽說格瑞達回來了，立刻跑出來。再一見格瑞達衣不蔽體，與衣紅言笑甚歡，也高興得呵呵大笑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

格瑞達啞道：「看老娘這個德性，有什麼好極了？」

黑金剛笑道：「平常哪有機會讓妳露一下真面目？這不是如妳所願了嗎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死黑鬼！要不要看老娘脫光？」

黑金剛忙道：「夠了！這樣恰到好處，妳們先去休息，等晚會再看！」

格瑞達不依，說：「什麼晚會？你也不問問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黑金剛正要回答，裡面有人喊：「老大，有消息到！」

黑金剛一聽，立刻返身入內。

衣紅指著格瑞達，對風不懼說：「風哥！好好看一下，以後這種機會不多了。」

格瑞達風情萬鍾地說：「那可不一定啣！」

風不懼果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還特別走近一點，仔細看了又看，最後他納悶地說：「奇怪！她身上的汗毛怎麼那麼多？是不是母猴子變的？當年我夢到克利奧佩特拉時，也沒注意她身上有沒有那麼多毛！」

格瑞達叱道：「你是同性戀是不是？」

風不懼訝異地說：「不是，你怎麼會想到那個？」

格瑞達胸部一挺，說：「只要是男人，看到我沒有不動心的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沒錯，我是動了心呀！」

格瑞達不懂：「既然動了心，為什麼只看到汗毛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哦！這是我師父教的，每當動心的時候，就要用心！」

格瑞達搖搖頭說：「你們中國人真奇怪！動了心還要用心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師父說，如果動了心而不用心，那麼心就白費了！」

黑金剛下令全體人員集合，好多人還是睡眼惺忪。黑金剛環視眾人一周，說：「各位這次辛苦了，本來晚上有個慶功晚會。但是，我們剛剛又接到緊急通知，自覺會的人在計劃失敗後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準備大舉逃往火星。他們正在調集人馬，向落磯山集結。」

「當局的原意，是在火星上開闢一個新屯墾區，任由他們發展。人類議會經過正式的光音會議，卻決定把他們流放金星。」

「流放金星，有必要嗎？」有人問。

「我們是執行單位，一切聽人類議會的決定。只是當局堅決反對，議會已經不耐煩了，認為當局不應該想太多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這叫開倒車！希臘就是這樣敗亡的。」

千奇說：「這與希臘有什麼關係？」

百怪顯然已經復元了：「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千奇說：「你知道嗎？」

百怪說：「古嚕嚕博士是專家，你聽他講吧！」

黑金剛插口說：「現在的情形是……」

衣紅對歷史興趣濃厚，也插嘴說：「黑大哥先讓古嚕嚕說完嘛！」

古嚕嚕說：「希臘實行城邦制度，就和我們現在的人類議會一樣，由各地區推舉一些有力量的人士組成。亞里士多德認為，政治實體有三種，君主、貴族和榮譽政體。若由有權力、有地位或有美德的人治理，則其中任何一種都是好的。反之，若為政者只顧私利，則君主政體演為專制，貴族政體淪為寡頭，榮譽政體變成由三教九流的百姓來治理的民主政治。他說，民主與專制或寡頭政治一樣危險，這個道理也簡單，如果人各為己，而為己的人又有權有勢，那麼大眾的希望在哪裡？」

「果然，當他的學生——馬其頓王朝的亞歷山大大帝死後，希臘的向心力解體了。各城邦競逐己利，互不相讓，昔日高貴的公民大會降格成為唯利是圖的亂民大會。最後終於在內亂外患下敗亡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講得好極了，現在……」

衣紅問：「古博士，如果亞歷山大不死，希臘就不會敗亡嗎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那時候人還無法長生不老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亞歷山大死後，是不是當局軟弱無能，才導致希臘敗亡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歷史固然重要，但是當前的工作更重要，現在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黑大哥，工作當然重要，但是我們先要瞭解，我們是為誰工作？」

黑金剛不解，說：「為誰工作？當然是為全人類！」

衣紅說：「誰代表全人類呢？」

黑金剛想了想，說：「應該是人類議會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麼，如果電腦當局死了，不正是希臘敗亡的再版嗎？」

黑金剛反駁道：「可是電腦當局不可能死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當局不能思想，有如傀儡，那和死了有什麼分別？」

黑金剛不以為然，說：「當局本來就是……那妳看，該怎麼辦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所以要求教於歷史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衣紅說得很對，人們最大的愚昧便是自以為是，不知道向歷史學習，所以一錯再錯！」

黑金剛問：「那麼，根據歷史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古嚕嚕抓抓頭，說：「歷史上還沒有前例，我不知道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建議請當局表明一下立場，可以吧？」

登時在場各人耳中，都響起同樣的聲音：「我查了一下希臘的歷史，古嚕嚕是對的。可是在亞歷山大死後，馬其頓王朝不是沒有機會，而是繼任的安提巴特缺乏亞歷山大的度量，不能再次結合各城邦。我必須承認，目前我正在學習。如果只為了一點意見不同就反目成仇，那我和安提巴特有什麼分別？」

黑金剛再問：「你是說，我們應該聽從人類議會的決定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黑金剛便問：「現在，各位還有什麼問題？」眾人不再表示意見，黑金剛繼續說：「這次行動是由北美特遣隊主持，目前集結了三個大隊，約有一千人，預定在九月十日全面進攻。我們的任務是到紐約自覺會總部，捉拿姜森。」

「當局已經核准，衣紅、風不懼、左非右三人，原屬臨時編制，蘇珊雖為編制內，但機密分類等級為四，現在四人都擢升為三級，編派到本小組。按照編制，我們還有三個空額，有幾位過世的隊員等『復體』後，便會歸隊。」

黑金剛說完，眾人熱切鼓掌，紛紛向四人祝賀。特遣隊屬於正規的編制，而「危機小組」、「巡迴小組」等則是任務分工。

格瑞達高興地擁抱衣紅，說：「好極了，今天迎新晚會，我們合跳脫衣舞！」

黑金剛權杖一揮，說：「改天吧！我們馬上就要出發！」

格瑞達嘴一撇，說：「哪有這樣急？準是你公報私仇！」

黑金剛詫道：「我有什麼私仇？」

格瑞達嘟嘴說：「別裝蒜了！人人都知道！」

黑金剛認真地問眾人道：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你們誰告訴我？」

格瑞達歎氣說：「算了，還是我說吧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妳說，如果是我的錯，我讓妳打。」

格瑞達嬌笑道：「我回來這麼久了，你怎麼還不來親親我？」

上面交待下來一分逮捕名單，為了避免打草驚蛇、節外生枝，逮捕行動將分別進行。自覺會有四個主要幹部，在姜森離開總部、群龍無首時下手最理想。至於姜森，則要攻其不備，等他到家後，在家中將他拘捕。

在這次任務中，行動人員共分三組，千奇、百怪、古嚕嚕、魏德曼一組，在自覺會大本營前埋伏，防止有人脫逃。黑金剛則率領格瑞達、莎莉與蘇珊，先混入自覺會，摸清底細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和風不懼等四人一組，先至姜森住處監視，等候命令行事。

在配備方面，由於有當局作後盾，各人隨身只攜帶了電殭棒及夜視鏡。此外，每人都備有強力噴膠器，以便捉拿有意脫逃，或有暴力傾向的嫌疑犯，至於有犯罪行為證據者，則由當局立即拘禁。

自覺會的會址在紐約的長島區，是一個可容百餘人的會館。這類會館規模的大小，完全決定於參加的人數。一般說來，百餘人的會館大約有數千個會員。

自覺會是個社團組織，經常舉辦各種活動，不外乎演講、討論或網路通訊等。他們主要的訴求，是直指電腦組織的荒謬，將陷人類於萬劫不復之境。姜森是他們的精神領袖，此人頭腦敏捷、言詞犀利，對電腦的缺失舉證歷歷，頗得一般知識份子的共鳴。

共鳴歸共鳴，就像二十世紀人們上教堂一樣，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而已。人們聽歸聽，贊同歸贊同，回家後依然醉生夢死，迷戀在幻境中。

然而多年來，在社團組織的掩護下，卻也吸引了大批有志一同的專家學者。有些人不滿於空談，要求付諸行動，便在美國西部的落磯山區，一個廢棄已久的金礦穴中，建立了他們的反抗基地。由於電腦當局不聞不問，他們的行動也由暗轉明，力量日趨壯大。

姜森的住處在會館附近，兩地相距大約三里路程。同住的還有他的太太琳達，四十五歲，以及二十歲的兒子湯姆。

為了能量的最佳運用，在電腦的城市規劃中，地下層是水平的，為交通專用道。中層是住家，通過一個上升口與直達車道相連。要拜訪他人，客人必須先在直達車站前，與待訪的住戶聯絡，如果主人不願見客，根本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。

特遣隊的身份不同，可以直接進入直達車道，而且能在住家外圍建立一個隱形的臨時工作室，以便就近監視。電腦的監視系統雖然無處不在，但只能提供動態認知，因為全人類、全世界的信息量，可說是無窮無盡，電腦只記載事物變化等經常性的訊息，如某人某時在某處外，其他的資料則需要靠特殊的方式取得。

到了姜森住處前，風不懼與左非右開始張羅工作室，並研究各種細節。衣紅則陷入長考，她在想如何動之以理，說服姜森自動投案，以免落得暴力相向。文祥對姜森略有印象，他記得在火星上聽人說過，便向否娃詢問有關姜森的資料。

姜森是美國紐約人，他生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，那時紐約的蘇活區正是頹廢藝術的大本營。全世界各形各色、找不到方向的藝術家，無不齊集於此。每天抽大麻、食快樂丸，人人等待著陌生的「果陀」①。

姜森自幼便被視為天才，成長在這種環境中，結交的盡是些談玄說愛的自我主義者。耳濡目染下，他對藝術也情有獨鍾。在十一歲時，他以一首蕭邦的「波蘭頌」，獲得紐約鋼琴大賽冠軍。冠軍盃到手的第二天，在那鍍金的獎盃前，他卻遭到藝術界朋友的圍剿，自後，他再也懶得坐上琴座了。

他一向喜歡塗鴉，居家附近十公里直徑內的建築物，都有他的大作留傳。父母拿他沒辦法，便送他進藝術學校。他知道畢卡索提出「立體主義」，便宣稱他是「數字主義」的宗祖。他作畫只用數字，後來乾脆只用「○」來畫「○」。結果，他的觀眾就和他的畫一樣，統統是○。

他認為這不公平，畢卡索不過擁有一大批得利的助選員，他們訂定了遊戲規則，可是誰來幫助他呢？顯然，蘇活區那些只吸大麻、不食資本主義煙火的人，是毫無指望的。

他又發現機械比藝術好玩，因為機械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不像藝術一不是一，二也不見得是二。十五歲時，他用幾個回收的鋁箔罐頭，做了一個簡單的「開方機」。把豌豆總數當作要開方的數字，丟進鋁罐中，一次一次的搖動，就會送出開方後的豌豆數。

他看過一篇關於「數序」的文章，作了實驗，就得到上面的結果。這個原理其實很簡單，在數序中，每一組數字都是由前一組累積而來的，而累積的次數就稱序數。每搖動一次，做一次累積，搖動的總次數便是開方的數值，即平方根。

每次搖動時，罐子有個小孔，會掉一粒豆子出來，代表開方的結果，同時另外一條有兩個洞的管道，每次會多移走兩粒豆子。如此繼續搖動，直到罐子空了，就表示計算完畢。

比如說，一粒豌豆丟進罐子裡，搖一次就空了，故其平方根為一。四粒豆子會掉兩粒出來，九粒豆子會掉三粒出來，餘者類推。

這個開方器人人叫好，叫完了，總有人要問：「這有什麼用？」

姜森十六歲時，又迷上了玄學。有一次，附近中國城的青年會正舉辦「東方文化」系列演講。他剛抽完大麻，糊裡糊塗便晃到那裡。盛暑之日，室外氣溫高達三十九度，而青年會的冷氣適中，正好進去休息一下。

演講的人是誰他已經沒有印象了，講述的內容卻讓他嚮往不已。當然，大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，恐怕比演講內容更不可思議。

那天的主題是「禪」，那些專有名詞、譯名定義，以及觀念術語等，連浸淫此道多年的學者都還摸不著邊際的當兒，只見後座一位少年，手舞足蹈，逢人就笑呵呵地說：「我是狗屎！我是狗屎！」

當他自以「狗屎」為榮之際，父母卻認為他發瘋了，將他送到心理醫生處，作精神治療。最後一次，在幾位名醫會診後，醫療記錄上寫著：

「病患：姜森·麥克巴

「年齡：十六

「病癥：反應敏銳，心思快速，情緒穩定，常識豐富，邏輯正確，生理正常。

「懷疑認知，沉迷虛無，價值喪失，生存怠倦，意志消沉，辯性堅強。」

「診斷：時代不適應症候群。」

這時姜森在學校也惹上了麻煩，他為同學辦了一份刊物，大受好評，但他堅持不再辦下去。他又指導學校籃球隊，專打一招「一四戰術」，就是以四個人守緊半場，隨時有一人準備快攻。以或然率來說，快攻的成功率常在九成以上。

就是這一招，他這所中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，便由沒沒無聞的小學校，一舉成為遠近皆知的籃球名校。在美國，出名就等於有利，有利就代表一切。更何況教練居然是一個年方十六的小孩！這一來，原本只是遊戲的運動，變成了一個污濁不堪的鬥爭場。

他拒絕接受學校及家庭的壓力，竟然離家出走，跟那些藝術家鬼混，擠進下水道的角落，過著撿拾垃圾為生的日子。

一個月後，由於他名氣太大，被同伴出賣了，紐約時報記者找到他了。這個打擊倒讓他想通了，於是他埋頭發明了一個『水壓洗牙器』。那是一個咬合裝置，包在牙床外面，只要外接水管，就可以利用水壓把牙穢沖洗乾淨。

姜森賣掉專利，獨自一人雲遊天下，他到過中國，遠達西藏，去過印度、斯里蘭卡，也見識了麥加、耶路撒冷。這樣一晃三年多，他已是二十歲的青年。這時正值千禧年大蕭條，他眼見不計其數的紅樓夢斷，便決定回家，打算從事社會工作。

由於對東方文化有了認知，他瞭解到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根本因素，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神——人關係上。東方的佛教分大乘及小乘，大乘主張人人是佛，小乘才需要依賴佛陀。而西方的基督教則認為，人有原罪，必須皈依耶和華才能得救。

人性愚迷，本來就需要學習及鍛鍊，以便有規律可資遵循。人在具備真正認知之前，必須先有一個可信的基石。就像水蒸汽必須先有核心，否則難以凝成雨珠。

家教是親子間的互動，其功能卓著，但格局有限。知識教育又因社會資源的關係，只能錦上添花，難以雪中送炭。因此，一些聖哲便藉「宗教」這種超越國家、人種界限，不拘肉體、心智條件的形式，在大愛之下，開啟人們的心扉。

然而，人在心扉開啟之後，是不是就能到達往聖先哲所預定之目的呢？話說回來，他們預定的目的又是什麼？是不是努力把信徒送到另一個「人世」呢？如果是這樣，顯然「上了天堂」或「成了佛」之後，人的問題並沒有解決，甚至於還不知道問題是什麼，只是拖延到不知的「未來」和「另一個地方」而已。

當然，姜森沒有答案，他試著從社會現象去探索，終至接觸到「後現代主義」的核心，從而又逃遁到電腦世界中，最後大力提倡「人類自覺」。

「後現代主義」是二十世紀末、「後工業文明」末期現象的倒影，該主義站在人文立場，對整個工業文明徹底的反思，故稱為「後」。其思考的範疇很廣泛，但是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該主義依然被時代精神籠罩著，脫離不了虛無的認知，只是否定再加否定，並沒有指出明確的方向。

儘管各種意見紛陳，一般的說法是，人文必然受到社會現象的影響。早期市場為主的資本主義，促使寫實主義誕生。及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，壟斷式的資本帝國主義，使人迷失了方向，遂產生了現代主義。更進一步，二十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世界村的夢囈充斥，跨國性的資本主義登台，近半世紀的經濟成長，令全人類都在物質文明前俯首稱臣，於是有了後現代主義。

歷經了人類規模最龐大的社會實驗，最後一隻白老鼠也捐出了牠的性命。後現代主義的信徒，只看到被虛無思想渾濁的天空，被工業文明污染的大地，以及被物慾、金權及暴力色情所蒙蔽的人性，便一致倒向原始的無政府主義。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末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，更導致了新一代叛逆的呼聲。

至於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家，除了自我的吟嘯，已經嗅不出任何激動人心的靈慧。人生只是一張廢紙，有的印上綠色的華盛頓肖像，有的塗著五顏六色的廣告，有的包著麥當勞的漢堡餅，有的飛揚在污穢的垃圾堆中。

思想？沒有！信仰？沒有！認識？沒有！希望？沒有！

姜森又不甘雌伏了，他追根究底，想要知道為什麼！這才發現，自從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問世後，物理也漸漸走入玄學的樊籠。緊隨著，量子力學大行其道，海森伯格的「測不準原理」認為一切都是或然，宇宙中完全沒有恒定的因果律。

連愛因斯坦都吶喊：「上帝不會跟我們擲骰子！」但是，經過幾十年的實驗再實驗，量子力學鐵證如山，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實驗的結果。

於是人文界看不到明天了，生命變成無休無止的累贅，人們不停地自問：存在是什麼？藝術家剛從貴族、商人的奴隸身分中解放出來，又不得不追隨著達達派、野獸派、立體派、普普派，一步步走向自我否定。

音樂家則面臨抉擇，若要堅守古典的聖壇，就得勒緊腰帶。因為市場的新主人是無知無識的傀儡大眾，而背後的牽線者，就是只會數鈔票的生意人。青少年的「新聲」成為主流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得迎合這群乳臭未乾的衣食父母。

文化變質了，變得低俗幼稚；文化人折節了，只知嘩眾取寵。姜森失望了，他由一個領域逃到另一個領域，從一個方向摸索到另一個方向。結果呢，他看到的不是一片片的灰暗，就是令人眼花撩亂的霓虹燈，沒有見到一點光明。

二十六歲時，在一個機緣下，一天，他在朋友那裡看到一份手抄的筆記。那本筆記輾轉相傳，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的手。那是一個演講會的記要，專門討論智慧。據說是一個中國電腦專家的演講內容，他寫過一些有關智慧學的書。他認為世事都有因果，重新闡釋了量子力學，給予或然率新的定義。

電腦就是一個淺顯易見的例子，在其因果井然有序的流程中，要想得到一個「或然」的數據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有人批評電腦，說它不符合自然原理，其立論基礎就是認定宇宙是或然的。可是在智慧學的理論下，或然率其實就是因果律的一種！

姜森決定從物理與電腦下手，想瞭解宇宙中是否真有因果律。他一如既往埋頭苦學，幾乎與世隔絕。等他徹底認清了物理與電腦的真面目之後，一抬頭，這才發覺現實人生已經有了驚天動地的改變。那時他已三十幾歲，智慧電腦甚囂塵上，大家正熱烈地爭執是否應該接受電腦文明。

姜森著實吃了一驚，他所有的電腦認知完全被一片小小的晶片顛覆了。那個號稱具備智慧的電腦晶片，不過數百萬單位的記憶體，加上硬體介面，居然能理解、處理、運用漢字所能表達的所有常識！

可能嗎？他找了一個中國朋友，用各種方法測試，最後證明的確具有各種常識。怎麼可能呢？那等於是在一個小小的芥子中，納入了人類所知的全部宇宙！數學及物理告訴他，一定的空間絕不可能具備大於本身的容量！

他用邏輯分析儀，想破解晶片中的內貯程式，又試著在氬氣室中鋸開晶片。但不論他如何努力，那晶片彷彿有生命一般，只要觸及要害，立即「死亡」。

姜森不服氣，他想方設法找到了這晶片的設計者——不二老人，也就是那份影響他極深的筆記主講人。姜森在不二老人那裡待了十幾天，老人告訴他，一定要先學漢字，否則無法領會其中奧妙。

姜森雖然不是大美國沙文主義者，但是他不相信漢字有什麼特異功能。他爭辯道：「這是文化歧視，智慧不應該有局限。」

老人說：「智慧是沒有局限，但是文字有歷史淵源。」

姜森說：「文字不過是一種符號，最多效率上有些差別。」

老人說：「符號代表感官認知，感官是常識的泉源。拼音文字只有音辨的功能，而漢字則兼具視訊、結構定義及常識分類，就如同化學元素的週期表，經過幾千年的實驗，已經證實可以組成人類所有的認知。」

當時姜森非常不服氣，等他離開老人後，才漸漸有所領悟，但老人已杳如黃鶴。自後他又專心學習漢字，搜羅了老人出版的所有書籍，一一研究推敲。

這一次，又是三十年過去了，姜森終於懂了。這智慧電腦的晶片應該有個主司判斷的「易理模組」，但卻未啟用。換句話說，

目前這個所謂的「智慧電腦」，其實只是應用常識，控制了幾達無限的知識庫，實際上卻沒有判斷能力。

姜森由欽佩不二老人的智慧，漸漸轉變到堅決反對老人的作法。他警覺到，電腦當局的責任越重大，人類的危機也越深遠。萬一遇到一種非經驗性的判斷，電腦就會束手無策。當然，人類也一樣，但是人類由無數個「小我」組成，總是有對有錯，有是有非。電腦當局只有一個「我」，對錯是非沒有選擇的餘地！更何況電腦居然沒有判斷力！

就在二〇四五年，姜森成立了「人類自覺會」，奮臂疾呼，反對電腦聯盟。雖然自進入電腦時代以來，這種聲音事實上從來沒有間斷過，但是很多人只是為反對而反對，再不然就是為了個人私利而反對。姜森則不然，他完全瞭解智慧電腦的長處及短處，他隨時可以做示範，這個有「智慧」的電腦在回答一些問題時，立刻形如小丑，幼稚不堪。